

解剖室 诡秘 档案

解剖室是一个异常神秘的地方，在这里，
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离奇诡谲案件。

月翼◎著

解剖室 诡秘 档案

月翼◎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解剖室诡秘档案 / 月翼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108-3223-9

I. ①解… II. ①月…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2766 号

解剖室诡秘档案

作 者 月翼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223-9

定 价 3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来自解剖室的短信	002
第二章 死亡解剖课	009
第三章 杀戮人格	039
第四章 不能说的秘密	074
第五章 废屋绝杀	094
第六章 神秘冻尸	118
第七章 人在诡途	151
第八章 举头三尺	166
第九章 噩梦迷途	183
第十章 死亡恶作剧	202
第十一章 割喉天使	230

楔子

楼道里很阴暗，声控灯坏了，明明灭灭间将刷得雪白的墙壁照出一种诡异的淡红色。身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坐在楼梯上，镶着蕾丝边的裙摆湿漉漉的，贴在她白如美玉的小腿上。她仰着头，瞪着一双大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她的瞳孔亮如星星，却空洞得倒映不出任何影子。

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久，漫长得仿佛经过了一个世纪。突然，她看到有人朝楼道里走来，那人提着菜篮子，在看到她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叫声，丢下菜篮子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五彩灯光伴随着警笛声呼啸而来，周围很快便充满了黑色的身影，他们来来去去，从她身后的某间屋子里抬出两个蒙着白布的东西，但她依旧一动不动，宛如一尊僵硬的塑像。

仿佛有人在对她说着什么，落在耳朵里却只剩下难听的轰轰声。许久之后，又一个身影进入了她的视线，奇怪的是，别人在她眼中都只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剪影，而他却清晰得连每一根毛发都清清楚楚。那是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小男孩，他带着悲伤的表情站在她面前，俯视着她，眼中是难以遮掩的怜悯。

“你是谁？”小女孩问。

“我是哥哥。”小男孩牵起她的手，“我来带你回家。”

第一章 来自解剖室的短信

一股浓烈的腐臭味熏得她有些发晕，她揉了揉太阳穴，低头去观察那具尸体。尸体上已经出现腐烂的水泡，那是人死后循环血液流向尸表，血浆渗出血管，在皮肤的表皮与真皮之间聚集所形成的，腐烂的水泡内充满恶臭的液体，颜色为淡红或者淡绿，有时也有气体。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才属于你自己。

——英国诗人·雪莱

夜已经深了，高跟鞋踩在瓷砖上，清脆的踏踏声在走廊里回响，走廊没有开灯，只有幽蓝的应急灯还亮着，将年轻女孩的影子打在白色瓷砖地板上，拉出一个诡异离奇的弧度。

张芸岚是C大犯罪心理系的大二生，第一学年以高分通过考试之后，她立刻选修了第二专业法医学。今天是她第一次上解剖课，就在她专心致志地观察教授解剖尸体的时候，一条短信发到了她的手机上。

“今晚12点，地下解剖室见。”

C大的解剖学教室都不在地下，整座C市，也没有哪个法医鉴定中心是建在地下的，除了一个地方。

C市警察司法医室。

张芸岚的哥哥就是警察，所以她经常出入警察局。法医老陈她见过很多次，是个性格古怪的老头，听说上个月退休了。

那么，这条短信究竟是谁发给她的呢？

地下室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惨白的光，她敲了敲门，没人应，轻轻一推，门悄无声息地开了。

熟悉的消毒水味儿迎面扑来，张芸岚并没有觉得丝毫的不适。屋子里摆放着各种实验器械。她的目光瞬间就被解剖台吸引过去，泛着金属光泽的台子上摆放着一个裹尸袋，从袋子的形状来看，里面应该装着一个成年人。

好奇心就像藤蔓植物，从心底生发出来，在每一根血管里蔓延，她鬼使神差地走过去，拉开了裹尸袋的拉链。

一股浓烈的腐臭味熏得她有些发晕，她揉了揉太阳穴，低头去观察那具尸体。尸体身上已经出现腐烂的水泡，那是人死后循环血液流向尸表，血浆渗出血管，在皮肤的表皮与真皮之间聚集所形成的，腐烂的水泡内充满恶臭的液体，颜色为淡红或者淡绿，有时也有气体。

张芸岚的目光从尸体的脸颊一直往下，最后落在她的脖子上，那里有一道非常醒目的伤口，是利器留下的，皮肉外翻，触目惊心。

她是被人割喉而死。

眼前忽的一片血红，张芸岚噤噤连退了好几步，差点撞倒桌上的器皿。

眩晕持续了十几秒，她的眼帘全被鲜艳的红色覆盖，仿佛戴上了一层略微透明的红色眼罩，但这奇怪的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眩晕的消失而渐渐褪去了。

张芸岚的脸色很难看，她想起自己一直做的梦。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总是梦见自己在一个红色的房间里，那个房间里的一切都是红色的，连地板都是红色的，像一个可怕的红色囚笼，她被困在里面，总要挣扎一整晚才能从噩梦中醒来。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看到尸体，今天上午她就在解剖课教室里见过一具，但她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生理反应。

定了定神，她再次走过去，将目光落在那道伤口上，这次没再眩晕，她松了口气，心想可能是自己太紧张了的缘故。

“你没事吧？”清冷的嗓音在身后响起，张芸岚猛地回头，看见一个穿着白大褂、外面罩着一次性解剖服的年轻女人站在解剖室门口。

她长得很美，但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仿佛能从你的皮肤一直看进去，你的内脏在她面前无所遁形，这种感觉让人全身发冷。

“你是……新来的法医？”张芸岚试探着问。

“我叫曹雅欣。”年轻女法医迈着优雅的步伐走过来，动作熟练地取下裹尸袋，开始处理尸体。

张芸岚看着她在尸体旁忙碌，满头雾水：“是你给我发的短信？”

“是。”曹雅欣连头也没抬。

张芸岚嘴角抽了抽，这人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发这种诡异的短信，很吓人。

“请问，您叫我来有什么事？”额头上冒着十字青筋，她忍着怒气问。

“你不是法医学的学生吗？”曹雅欣说，“据我所知，很多学校的尸体资源都非常紧张，有时候一学期都见不到几次真正的尸体，而我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尸体。”

张芸岚一愣，随即露出惊喜的笑容：“你是说，愿意让我在你这里学习？”

“不愿意？”

“愿意，愿意。”张芸岚连忙点头，虽然C大的情况比别的学校好些，但谁不希望有更多的经验呢？

“那就赶快给我准备器械。”曹雅欣板着脸将她当助手使唤。张芸岚兴奋地忙里忙外，直到整具尸体解剖完毕，内脏都整体地摆放在金属盘上。

毫无疑问，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是被割喉而死。死亡的时候，她还怀了三个月的身孕。

至于她被谁所杀，就不是法医的工作了。

解剖结束后，曹雅欣脱掉身上的一次性解剖服和塑胶手套，张芸岚发现她脖子上扎着一条短丝巾。现在正值夏天，天气炎热，虽然有空调，但穿着不透气的一次性解剖服还是让她满头大汗，即使如此，她也没有解开那条丝巾。

曹雅欣拿起笔，开始撰写法医报告，张芸岚发现她左手无名指上有一圈白色的痕迹，那是戒指留下的。

“你结过婚？”张芸岚忍不住问，可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她对于别人的隐私从来没有窥探的兴趣，但这位女法医无论身份还是行事都实

在太神秘，让她忍不住想一探究竟。

“在美国的时候曾结过婚。”曹雅欣头也没抬地回答，“后来离了。”

“哦。”张芸岚点了点头。

“知道为什么会离婚吗？”

张芸岚迟疑了一下：“因为你的工作？”

“处理高度腐烂尸骨上的腐肉组织很困难，有时候需要把骨头放到锅里煮，煮好之后再用牙刷将那些腐肉轻轻刷去。有一次很不幸，我错把我前夫的牙刷当成了刷尸体的那把。”

张芸岚的表情有些扭曲，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犯了这种可怕的错误，她要是她前夫，也得跟她离。

“你回去吧。”曹雅欣说，“以后有尸体了，我会给你打电话。”

张芸岚点了点头，退出解剖室。等她消失在门后，曹雅欣抬起头，目光深邃地望着她离开的那扇门，眼神复杂。良久，曹雅欣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日记本，提笔写道：

事隔 17 年，我再次见到了她，她长成了优秀的大学生，忘记了曾经发生的所有事情。但那件事仍然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希望我害怕的事情不要发生，否则……

写到这里，她握笔的手一顿，并没有再写下去，而是将笔一丢，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她隔着丝巾，轻轻抚摸自己的脖子，在当年的那件事中留下阴影的人，又何止她张芸岚一个。

张芸岚回到家，屋子里的装修很简单，家具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但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

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两幅遗像，相框上缠绕着黑纱，这是张芸岚的父母，母亲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在张芸岚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甚至记不

清母亲的面容。父亲穿着整齐的警服，显得特别精神，他是在张芸岚 14 岁那年去世的，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压垮了他，当查出肝癌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他的去世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那年张芸岚的哥哥张昀澜刚考上公安大学，为了就近照顾妹妹，他放弃了保研和在首都工作的机会，回到 C 市，接了父亲的班，当了一名刑警。

警察并不是轻松的职业，哥哥正在调查一个大案子，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而这场法医解剖让张芸岚很疲惫，脑袋一碰到枕头就陷入了沉睡。

这个晚上，她再次做了那个噩梦。房间里到处都是刺目的红色，她坐在角落里，呆呆木木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忽然之间，一对巨大的红色翅膀在她面前徐徐展开，猛地朝她扑来。

张芸岚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天已经亮了，温暖的阳光洒在她身上，但她还是觉得冷。

以前的梦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翅膀，昨晚竟然莫名出现这么个东西，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看，梦境都是潜意识的反应。从小时候开始她就反复做这样的梦，说明在很小的时候她曾遭遇过什么事，那件事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因为她太小，把那件事忘记了；但潜意识中，它仍然存在，或许将会跟随她，直到她死亡的那天。

揉了揉太阳穴，张芸岚下床洗漱。今天是周末，不用上课，她找出笔和本子，想将昨天晚上的解剖心得记录下来，却发现墨水用光了。

哥哥的房间里好像有墨水，她推开哥哥卧室的门，从书架上拿下墨水，却发现书与书之间的缝隙里夹着一个牛皮纸做的文件袋。

她随手将文件袋取出来，很厚，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她翻来覆去看了看，发现在背后的角落里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A。

英文字母下面，赫然是一对用红色墨水笔画的小翅膀。

“小岚。”外面传来开门声，张芸岚将文件袋随手放回去，迎出客厅，见

一身疲惫却满脸喜色的哥哥张昀澜正坐在沙发上，“有吃的没有？饿死了！”

张芸岚拿了几个包子给他热上，问：“这么高兴，案子破了？”

“破了。”张昀澜得意地说，“凶手是我抓到的，那家伙简直穷凶极恶啊！咱们好几个人上去都按不住他，还是你老哥我雄壮威武，上去一个擒拿手，什么牛鬼蛇神，都得给我乖乖趴着。”

张芸岚翻了个白眼：“受伤了没有？”

“你哥哥这么厉害，怎么会受伤！”张昀澜大口大口嚼着包子，张芸岚在他身边坐下，说：“我昨晚见到你们新来的女法医了。”

张昀澜脸颊一红，张芸岚不禁挑了挑眉，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他假咳两声：“她虽然看起来有些冷，但其实是个很好的人。”

“是你告诉她我的情况？”张芸岚斜了他一眼，难得老哥对一个女人动心，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他，曹法医对她的前夫做过什么了。

他漫不经心地说：“是啊，你以前不是帮我们破了不少案件吗？局里谁不知道你？”

“肯定是你四处吹嘘。”张芸岚再次丢了一个白眼给他，他嘿嘿笑道：“还需要吹吗？谁不知道我妹妹很聪明，总是能从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寻找到重要线索。”

张芸岚第一次帮哥哥破案是在她18岁那年，张昀澜刚进警局工作，他很拼命，没日没夜地调查案件，即使回到家也在看卷宗。张芸岚给他送宵夜进来，颇感兴趣地看了看现场照片，竟然从某张照片里那堆凌乱的物品中找到了一颗植物种子——破案的关键。

他的妹妹，有异乎寻常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为了庆祝，我们去外面吃顿好的吧！”张昀澜兴致很高，张芸岚满头地问：“你不用休息吗？”

“不用，你哥哥我壮得像头牛。”

张芸岚被哥哥硬拉着出了门，那只文件袋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如同尘封的时光。

第二章 死亡解剖课

安眠药服用过量死亡，并不如外界传言的那样，睡着睡着就死了，一点都不痛苦；相反，它甚至比割腕自杀还要痛苦。

吞下大量安眠药后，先是昏睡；然后高烧，浑身如同火烤；然后产生诡异的幻觉；然后呼吸困难，那感觉就好像电梯里被放入了一颗极限臭蛋；然后虚脱、脱水、急性肾衰竭；最后死亡。

当你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你。我看着深渊，我总是纵容自己跳下去。

——尼采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解剖的是一具……呃……年轻女性的尸体，呃……这尸体怎么还穿着衣服？助教呢？”解剖教室里，主讲解剖的秦教授正气急败坏地喊，“跑哪里去了，怎么没做解剖前处理？”

“老师！”一个学生忽然尖叫，“尸体动了！”

“怎么可能，那只是恐惧造成的幻觉……”他话还没有说完，解剖台上的尸体就坐了起来，尖叫声开始在教室里回响，一个胆子小的女生甚至要夺路而逃。

那“尸体”挠了挠头：“秦老师，不好意思，我好像睡着了。”

“你，你是张芸岚？”秦教授终于认出了自己的学生，“你跑到解剖台上干什么？”

“我在体验做尸体的感觉。”张芸岚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对于这个女学生，秦教授觉得很头疼。她本来是犯罪心理学系的学生，在第一个学年以高分通过考试之后，又选修了法医学双学位。别看这丫头斯斯文文，其实满脑子奇思怪想，犯罪心理学系果然出怪胎。

“不管你在做什么，以后都不许往解剖台上躺！”秦教授用咆哮来表示不满，正好助教将解剖用的男尸推了进来，他决定不再跟这丫头一般见识，拿起手术刀说道：“各位，你们期待的解剖终于要开始了，你

们准备好了吗？”

他得到的回答很整齐，现在尸体难找，能够上解剖课都快写进学生们的愿望簿了。

解剖课上得很顺利，张芸岚一边做笔记一边四下张望，目光在五个同班同学的脸上扫过。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像闻到了一种危险的味道，是她多虑了吗？

张芸岚盘腿坐在沙发上摆弄小型摄影机，张昀澜围着围裙，端着一盆炒得漆黑的不明物体从厨房走出来：“你在干吗？”

“我在看今天解剖课的录像。”

“你们解剖课还能录像？”张昀澜表示震惊。张芸岚头也不抬地说：“我把摄影机藏在柜子上那个骷髅头标本里偷拍的。”

张昀澜的嘴巴张得可以吞下一只鸡，这个妹妹越来越彪悍，也越来越有变态杀人魔的范儿了，难道是研究连环杀手研究得太多，受到了影响？

“真奇怪。”张芸岚说，“有人在偷拍。”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不，是另一个人。”张芸岚将摄影机递给他。画面里，一只手正拿着手机，藏在人群后偷拍。张昀澜不以为然：“或许他跟你一样，在拍解剖过程。”

“但他的镜头对准的并不是尸体的胸腔，而是别的地方。”

“什么地方？”

张芸岚将视频文件传入电脑，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看不到学员们的上半身，所有人都穿着白大褂，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在解剖过程中，学员们都挤在解剖台旁，拥挤的人群里偶尔分出一道缝隙，露出一只手，还有手中的 iPhone5。

张芸岚忽然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他在拍我！”

“行啊，小岚，你终于有追求者了。”张昀澜喜不自禁，谁要是想

不开娶了他妹妹，他一定要立块长生牌位把他供起来。

张芸岚的脸色有些难看：“他在拍我的腿，太恶心了，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我非把他活剥了不可。”

“淡定，我可不想去牢里给你送盒饭。”张昀澜的神情严肃起来。他不久之前才办过一个跟踪狂虐杀少女案，当代社会压力大，这样的变态狂越来越多，他不得不防，沉思片刻，说道：“要查出这人是谁也不是不行，你忘了我们警队的王牌了吗？”

C市警察局有专门的鉴定部门，警局大楼整个第四层都是鉴定科室，各个透明的玻璃柜内摆满了各种实验仪器。身穿白大褂的技术人员在实验台边专心致志地做各种专业实验，让人产生了奇怪的错觉，仿佛这里不是警察局，而是某个设备先进的科研所。

张芸岚跟着哥哥来到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房门虚掩着，从门缝里透出亮堂的光线。

张昀澜抬起胳膊正要敲门，门内便传来低沉的男声：“门没锁。”

张昀澜的脸色有些讪讪的，他推开门，偌大的资料分析室里只有一个人。他很年轻，二十多岁，脸部棱角冷硬，模样很英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穿着笔挺的黑色西装。他坐在电脑后面，端起桌上的英国骨瓷的咖啡杯，动作优雅地喝了一口黑咖啡，声线稍低，带着令人心痒的磁性：“无事不登三宝殿，张警官有何贵干？”

张昀澜笑嘻嘻地凑过去：“有个视频想麻烦你给分析分析。”

张芸岚任由哥哥跟这个男人讲述事情经过，开始打量这间办公室，各种仪器摆放得井井有条，连纸质资料都码得整整齐齐，书柜里的文件夹按照序号一丝不苟地排列着，连挂钩上的几件衣服都统一朝里悬挂，无一丝杂乱。

她顿时对这位传说中公安大学的高才生产生了兴趣。他叫费景明，在C市警察局里很有些名气，据说是犯罪学专业和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双料硕士，好几个大案的重要线索都是他发现的，刚来了没几年，就立了

一个三等功了，前途无可限量。

从这间办公室的陈设来看，这位鼎鼎大名的费硕士似乎有很严重的强迫症啊！

“小岚。”

张芸岚回过神，凑到电脑旁，或许是她靠得太近，费景明露出厌恶的神色，身子往一旁退了半步。

电脑屏幕上的照片被放大，因为像素不够的缘故，画面有些模糊，费景明对画面进行降噪处理，那只拿着 iPhone5 的人的手指细长，颜色有种近乎透明的白，就像在水里泡过的尸体的颜色。

不知为何，那双惨白的手让她生生打了个冷战。

费景明将视频里截取的几个画面拼凑在一起，说：“从这个人站的角度来分析，应该是站在你的左侧，虽然不能确定他是谁，但能缩小范围。”说着，他又从画面上截取了几个头像：“这七个人有重大嫌疑。”

张芸岚仔细辨认了一下，她左侧的人还真多，连秦教授都在其中。

张昀澜拍了拍他的肩膀：“景明啊，你说谁最有可能是这个变态？”

费景明一本正经地将杯子里的咖啡喝完，说：“谁是变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口味一定很重。如果是我，我至少会去偷拍腿围在 490 毫米以下的大腿。”

他是在拐着弯儿骂我的腿粗！张芸岚的嘴角抽动了两下，“毒舌费”果然名不虚传。

从毒舌费的办公室里出来，张昀澜递给她一只铁制的圆筒，成年人食指大小：“小岚，你放心，哥哥一定会想办法查出这个变态狂。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拿着这个，这个是防狼喷雾剂，要真遇到了变态狂，就用这个喷他丫的。这上面还带把小刀，杀不死人，割绳子也行。”

校门外的“来生”咖啡馆灯光有些昏暗，弥漫着淡淡的焦糖香味，一个穿着蓝色 T 恤的男生正在一边看书一边喝拿铁。他看得太专注，连